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三十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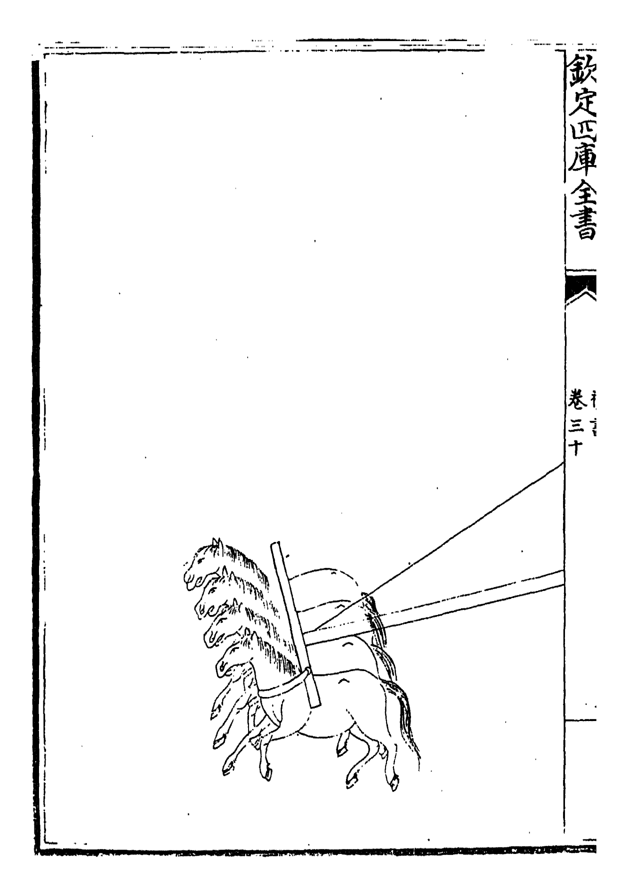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公桑蠶室 近川為之

后乘翟車

所乘以出桑

巾車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鄭氏曰以翟飾車之側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軿車是也后



先蠶壇

躬桑壇

曲

植

后躬蠶

周禮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馬質禁原蠶天文辰為馬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正義曰依禮祭五帝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盖薦於神坐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太皞之屬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太皞故何氏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為在明堂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蠶將生之候也具曲植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

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皆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綫組紃之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季夏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內外命婦獻繭于后收稅者內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其夫亦當有祭服收以近郊之稅正義曰公桑在國北近郊唐月令三月之節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進於太廟三月中氣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皇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

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風戾之蠶性惡濕歲單三月月盡之後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正義曰近川而為之取其浴蠶種便也七尺曰仞

仞有三尺高一丈也棘墻者謂墻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又曰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按馬質云禁原蠶彼注天文辰為馬引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仲春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之有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莫非耕也王后夫人莫非

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穀梁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公桑蠶室近川為之

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為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所以謹

於養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黄屨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蠶養而蠶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常蠶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褘受之三盆手則后亦副褘受之而三盆手可知也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

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祼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種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晉制後乘載鉤筐後周

皇后採桑三條公主五條鄉縣以下九條北齊及隋亦如之然則採桑三條與三推同其截鉤筐以後車親載耒耜不類是不純乎古也後漢蠶于東郊晉蠶于西郊宋齊蠶于西北而漢制后乘鸞輅載龍旂千乘萬騎鼓吹鉦鉞莫不咸備晉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而女尚書著貂蟬佩璽後周之時后乘翠輅皆非古制

鞠衣之禮

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鄭氏曰先帝大皡之屬孔穎達曰薦鞠衣置於神坐前熊氏之徒謂其祭在明堂李林父曰進鞠衣於太廟此不可考

后乘翟車巾車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鄭氏曰以翟飾車之側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輧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

巾車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四車有蓋而翟車無蓋有握鄭氏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后所乘以出桑

先蠶壇

吕氏月令言薦鞠衣于先帝不言享先蠶唐月令言薦鞠衣于先帝又言享先蠶考之于古食必祭先倉竈必祭先炊視學祭先聖先師養老祭先老射祭侯師祭禡則將蠶而享先蠶蓋禮然也漢儀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晉武帝時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

東北齊為蠶壇高四尺方丈四出陛陛各廣八尺置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乃躬桑後周皇后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二嬪為亞獻終獻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太牢制幣祭先蠶用一獻之禮唐制亦皇后上巳享先蠶

遂以親桑李林父釋月令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為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皇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天駟歷代儒者議論不一然則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温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非黄帝也史記黄帝娶西陵氏而西陵氏始蠶於志無見漢視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有所傳然也其壇或在桑壇東南或在桑壇之西其祭或少牢或太

牢或一獻或三獻歷代之所尚異也然禮必皇后親享

北齊使公卿祠之非古也

躬桑壇

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藉而有壇則躬桑有壇矣掌次

掌凡邦之張事而異時有宿幕于耕壇之上然則桑壇

蓋亦張幕歟

蠶月

詩曰蠶月條桑周禮仲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月令季

春后妃齋戒躬桑祭義大昕之朝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又曰歳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歳單三月月盡之後也孔穎達謂中春浴種季春再浴之理或然也荀卿賦曰夏生而惡暑則蠶有四月生者有三月生者不特春生而已然蠶馬無兩盛故原蠶者馬質禁之

曲

植

曲薄也植槌也正義曰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或謂之𧾷+曲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䍿

禮書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三十一至七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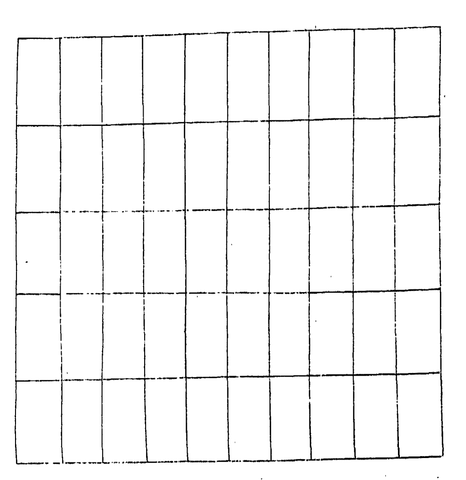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蔣肇源

禮書卷五十一

宋 陳祥道 撰

千乘之國

圭田五十畞



千乘之國

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衞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葢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

典籍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
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
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
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
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
三軍五百里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閭
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

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一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

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彦遂以此為畿内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

土方氏草人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十二分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

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

辨九州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九州十二

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則雍

主魁冀主樞青兖主機揚徐主權荆主衡梁主開陽

豫主摇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吴越也玄枵齊也

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
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
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
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
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凡
言占相之屬以歲之所在為福歲之所衝為災故師

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吴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歲之所在也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宋大辰之虚也陳太皥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虚也其星為大水以陳為火則大皥之木為火母故也以衛為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而不相

能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然則十二域之所主亦若此也班固曰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北又以方位辨周土也

諸侯附庸

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云其地但為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三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

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方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為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

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

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為附庸

禮記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制商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商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商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

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商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二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商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

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肦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又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論語曰昔者顓臾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

諸公五百里　諸侯四百里　諸伯三百里

諸子二百里　諸男一百里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以微子箕子為畿內之爵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從子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曰春秋改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為一辭無所貶皆從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

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益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

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先儒以庸為城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為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

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

圭田 五十畝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下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周禮載師以士田賈田任近郊

之地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紲士無圭田孔穎達曰夫猶治也卿以下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商禮也商政寛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後魏有公田隋文帝時有公廨田唐凡京諸司有公廨田諸京官諸州有職分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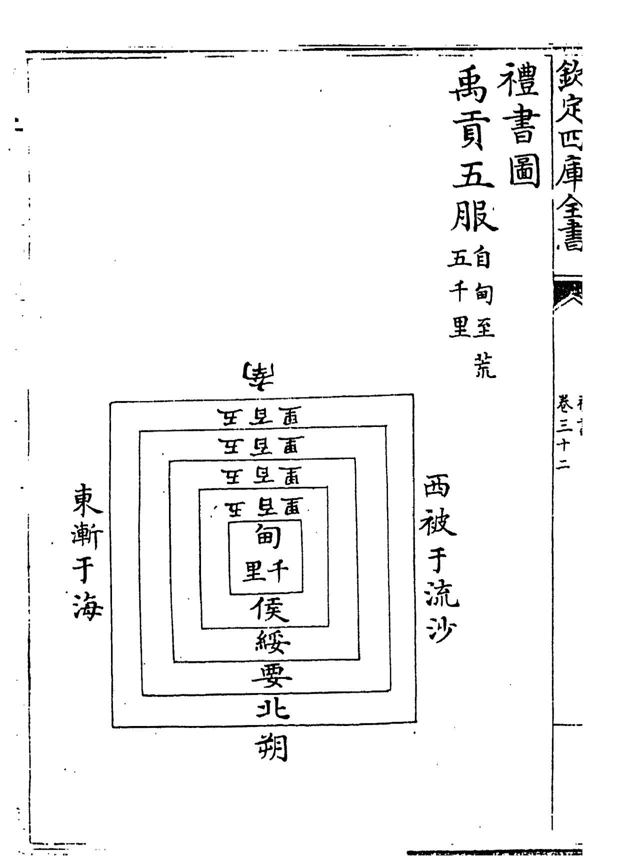
士虞禮曰圭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共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鄭氏以周禮士田為圭田以圭田無征為商制而改士為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殺也古者自卿士達於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

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禮書卷三十一

禮書卷三十二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禹貢五服
自甸至荒五千里
南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五百里
甸
千里
侯
綏
要
北
朔
東漸于海
西被于流沙

周九服

五千五百里

侯國及采邑貢賦之法

諸公之地其食者半

百里

侯伯之地其食者三之二

七十里

子男之地其食者四之一

五十里

禹貢五服自甸至荒五千里

書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周九服五千五百里

周禮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寳為贄國語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賔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賔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詞布令陳詞而又不

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兵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荀子曰諸夏之國同服同義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至荒服終王已上與國語周紀同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事也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注甸者服治田出穀稅采者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

夏之服甸侯綏要荒周語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自甸至荒凡五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五百里矣面

二千五百里則為方五千里矣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周之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自侯至蕃凡九服服五百里則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矣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則為方五千五百里矣葢夏服先甸後侯而甸即畿也周服先侯後甸而畿非侯也夏之侯以當周之侯甸而綏以當周之男采周之衛蠻以當夏之要而夷鎮以當夏之荒特蕃服在禹貢之外然則周之斥大中國不過增夏五百里而已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此夏五服之域也東漸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此夏五服之外也孔安國司馬遷王肅之徒其說皆然特鄭康成謂堯之舊制服五百里及禹輔而成之服加五百里則面相距為方萬里故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是不知經傳凡言萬國者舉盈數也孔穎達謂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數不同者直而計之以鳥迹曲而量之以人迹異耳此說是也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

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葢漢儒記六國之時地域然也然則康成之誤不特禹貢而已其言夏衰夷蠻戎狄内侵國數損少商湯承之中國方三千里周公復唐虞之舊域要服之内方七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内餘四十八州各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方五百里不過四方四百里者不過六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又餘方百里者四十

一附庸地也然職方之法葢兼附庸言之安有四十六國之外復有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王制州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王制言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

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禄仕以為閒田然後總之以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為商禮以天子之縣内九十三國為夏禮惑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於商周而縣獨施於夏乎康成溺於禹會萬國之說嘗曰夏縣内四百國又曰夏縣内九十三國是自戾也

侯國及采邑貢賦之法

大司徒諸公之地其食者半侯伯之地其食者三之一子男之地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以食者半為半入於公半入於王三之一為一入於侯伯二入於王則大國貢輕小國貢重康成以食者半為王食其半三之一為王食其一則大國貢重小國貢輕然春秋傳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由此言之以為大國貢輕則異夫列尊貢重矣以為小國貢

輕則又有甲而貢重矣二者之說皆非周制鄭氏又謂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凡四都而王税以一都王十里之國凡四縣王税以一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王税以一甸不知何據而言也然則所謂食者半則食不食之地各半也其食者三之一則不食之地二食之地一也其食者四之一則不食之地三食之地一也先王制地不必其實如此葢以德尊者國大而禄重故其地嬺德卑者國小而禄輕故其地惡於是要其大率

而為之法耳然則所謂食不食者非制貢之數也此與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三之一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其受地之法同

賦稅征斂之辨

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征亦終之以賦則征賦者稅斂之總名征稅者賦之別稱斂者賦征稅之事而已荀卿曰刀布之斂田野之稅關市之征此又

對言之然也周法邦中之賦則園廛二十而一四郊之賦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之賦皆無過十二若夫關市山澤之賦葢十一而已凡此非出於口率也鄭康成釋太宰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或謂之賦然筭泉之法特出於後世先王之時無有也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之者役之也與禮記所謂征於鄉征於學之征同義

康成亦以征之為口率非是

禮書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三十三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力政

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

遂人若起野役則以遂之大旗致民

大夫以旟致民

鄉師凡四時之田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鄭氏曰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為司徒致之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旟賈氏曰大司徒既是鄉官尋常建旗在軍建熊虎鄉既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旝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旟在熊虎之下

伯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伯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力政

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

遂人若起野役則以遂之旗致民

大夫以旗致民 鄉師凡四時之田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鄭氏曰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為司徒致之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旟賈氏曰大司徒既是卿官尋常建旜在軍建熊虎鄉師既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旜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旟在熊虎之下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鄭司農云

政謂軍政役謂發兵起徒役比居謂伍籍也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

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癈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

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之大旗致之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鄙師凡作民則

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察其𡟎惡而誅賞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輂輦師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鄰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以待考而誅賞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為植廵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司空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

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詩大東曰東國困於役壯山曰役使不均

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㜁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盖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

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

鄰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鄰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

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
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朞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
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
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
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
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
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
過三日非周禮也卿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

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其受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方伯連帥之職

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周禮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叅傳其五陳其殷置其輔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 又曰牧

以地得民大宗伯曰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大司馬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掌交諭九牧之維詩旄丘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芃芃黍苗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也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

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

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伯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伯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二百一十國伯一人

州七之而為卒卒三十國一正則州七正矣卒三

之而為連連十國一帥則州二十一帥矣連二之

而為屬屬五國一長則州四十二長矣八州八伯

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

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内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于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

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内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

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

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葢自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左氏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為商制是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

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請屬鄫豈周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商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内盖亦設牧而太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為邦國故也康成釋詩謂周之制使伯佐牧盖以傳所謂五侯者五牧也九伯者佐侯之伯也孔頴達申之以為一

牧之下二伯然質之於商州伯之下無二佐則周州牧之下無二伯

軍制

大國三軍　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人

次國二軍　二萬五千人

小國一軍　萬二千五百人

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

可也葢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以國家宫室車旗禮儀言之上公以九為一節大國也侯伯以七為節次國也子男以五為節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為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

盖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左氏曰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預曰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曰襄公委任强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啖氏曰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數不必常所以示稱國語曰季武子為三軍季孫穆子曰不可令我小侯也處大國之

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
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魯
襄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
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
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作猶作僖公主之類也及舍
中軍以起於禮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
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
一軍啖氏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

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羨卒

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國

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賈公彥曰此謂六卿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遂人以下劑致甿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賈公彥曰六卿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卿上地無業六遂上地有業是其異也鄉大夫老者皆舍鄭司農云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公劉詩曰其軍三單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卿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家三人中地可任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也詩曰其

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禮書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三十四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九州

揚　書淮海惟揚州　禮東南曰揚州

荊　書荊及衡陽惟荊州　禮正南曰荊州

梁　書華陽黑水惟梁州

雍　書黑水西河惟雍州　禮正西曰雍州

幽　禮東北曰幽州

冀　禮河內曰冀州

并　禮正北曰并州

兗　書濟河惟兗州　禮河東曰兗州

青　書海岱惟青州　禮正東曰青州

徐　書海岱及淮惟徐州

豫　書荊河惟豫州　禮河南曰豫州

十二分

子 十一月 玄枵 齊
丑 十二月 星紀 吳越
寅 正月 析木 燕
卯 二月 大火 宋
辰 三月 壽星 鄭
巳 四月 鶉尾 楚
午 五月 鶉火 周
未 六月 鶉首 秦
申 七月 實沈 晉
酉 八月 大梁 趙
戌 九月 降婁 魯
亥 十月 娵訾 衛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填星 壬子

辰星 燕趙代

星紀 吳越

熒惑 燕趙

鶉首 秦

太白 大白

降婁 魯

歲星 趙齊吳

壽星 鄭

實沈 晉

大梁 趙

鶉火 周

鶉尾 楚

娵訾 衛

玄枵 齊

大火 宋

析木 燕

九州

冀 禮河內曰冀州

兖 書濟河惟兖州 禮河東曰兖州

青 書海岱惟青州 禮正東曰青州

徐 書海岱及淮惟徐州

揚 書淮海惟揚州 禮東南曰揚州

荆 書荆及衡陽惟荆州 禮正南曰荆州

豫 書荆河惟豫州 禮正南曰豫州

梁　書華陽黑水惟梁州

雍　書黑水西河惟雍州　禮正西曰雍州

禮言共工霸九州黃帝書言地有九州則堯以前九州耳至舜之時洪水泛濫通道阻塞乃釐下土方設居方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州封十有二山建十有二牧然後政教之所加貢賦之所出有所統焉及水土既平禹又即舊域而辨之以為九州故書言禹別九州傳言貢金九牧則肇十有二州不在治水之後矣

孔安國言禹治水之後始制十有二州誤也禹貢先冀次兖以治水始於近也周官先揚次荆以治地先於遠也商書言九有之師商頌言奄有九有式于九圍王制於商亦言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商之九州葢亦襲夏而已先儒以爾雅之九州爲商制於義或然然禹貢有徐梁而無幽幷爾雅有幽營徐而無梁幷青周禮有幽幷而無徐梁則周之時徐梁入於青兖而析冀於幽幷矣至漢武帝南置交趾北置四方之州兼徐梁幽幷

夏周之制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部則地域之判合因革固不常也班固曰冀州民多慓忮李巡曰兖信也徐舒也楊輕也荆强也豫舒也雍壅也冀近也謂兩河之間情性相近其論俗方之情性大槩或然然以冀為近則與班異矣葢民生天地之間其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謂之風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倥侗之人武秦人上氣力先獵射燕人少思慮多輕薄凡此皆地使之然也陳楚之

信巫重祀衛之亟會流淫魏之薄恩生分周之高富下
仕韓之椎剽跕躧燕之輕色急人齊之侈詐不悁吳粵
之好劍輕死朝鮮貴正信而尚禮踐重廉恥而尚禮義
宋多君子而好稼穡凡此皆俗使之然也班固以鄭俗
流淫繫於陿險之所居以揚州多士本於淮南王之所
化是不知鄭風所刺之由職方氏所辨之異也

九州所宜

冀州 土白壤 田中中 其利松柏 其民五
男三女 其畜牛羊 其穀黍稷

兖州 土黑墳 田中下 貢漆絲 篚織文 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六擾 其穀四種

青州 土白墳 田上下 貢鹽絺海物 篚檿絲 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二女 其畜雞狗 其穀宜稻麥

徐州 其赤埴墳 田上中 貢土五色 篚玄纖縞 周禮有幽州無徐州

揚州 土塗泥 田下下 貢金三品 瑤琨篠簜 篚織貝 其利金錫竹箭 其民二男五女 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

荊州 土塗泥 田下中 貢羽毛齒革 金三品 篚玄纁璣組 其利丹銀齒革 其

民一男二女　其畜
宜鳥獸　其穀宜稻

豫州

土惟壤下土墳壚　田中上　貢漆枲絺紵　篚纖纊　其利林漆絲枲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六擾　其穀五種

梁州

土青黎　田下上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周禮有并無梁州　爾雅無梁并青

雍州

土黃壤　田上上　貢琳球琅玕織皮其利玉石　其民三男二女　其畜牛馬其穀宜黍稷

五地所宜

山林 毛物 皁物 民毛而方

川澤 鱗物 膏物 民黑而津

丘陵 羽物 覈物 民專而長

墳衍 介物 莢物 民晳而瘠

原隰 蠃物 叢物 民豐肉而庳

書禹貢兾州厥土惟白壤厥田中中兖州厥土黑墳厥田中下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土白墳田上下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厥

土赤埴墳田上中貢土五色厥篚玄纖縞揚州厥土塗泥田下下貢金三品厥篚織貝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厥土青黎田下上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州厥土黃壤田上上貢球琳琅玕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

五種青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兖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雍州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幽州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冀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幷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

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九等騂剛赤緹之屬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

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土宜謂九穀植穉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鴻列子曰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瘿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痹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

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倥侗之人武禮記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

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

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鄭氏曰以萬物自
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
壤和緩之貌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盖無塊其質也
和緩其性也禹貢冀州白而壤雍州黄而壤豫州厥
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而墳
埴塗泥亦壤中之小别耳此所以禹貢總言三壤而
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墳其起者也埴其黏者也壚其
疏者也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爲疏盖

有傳然也禹貢墳壤塗泥青黎各繫一州此言其大致而已然則草人土化之法凡地預有之也凡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行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鼈為禮居澤者不以豕鹿為禮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

土方氏草人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十二分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

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

辨九州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盖九州十二

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則雍

主魁冀主樞青兖主機揚徐主權荆主衡梁主開陽

豫主摇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

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鎮
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
者也然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
而降婁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
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凡
言占相之屬以歲之所在為福歲之所衝為災故師

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

而吴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惡

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

者未甞不視歲之所在也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宋

大辰之虛也陳太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

衛高陽之虛也其星為大水以陳為火則大皥之木

為火母故也以衛為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而不相

能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然則十二域之所主亦若此也班固曰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北又以方位辨周土也

禮書卷三十四